

亚森·罗平探索全集(第一辑)

虎牙

Les dents du tigre

(全译本)

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王敏 译



YZLI0890112437



英语世界读福尔摩斯，法语世界读**亚森·罗平**

纯法国男人范儿，神探的身手，侠盗的性情

有人说他是西方的楚留香，也有人说他是古龙笔下“**香帅**”的原型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(第一辑)



YZLI0890112437


虎牙

Les dents du tigre

(全译本)

[法] 莫理斯·勒布朗 著
王敏 译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牙 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, M.) 著; 王敏译.

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1. 12

(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·第1辑)

ISBN 978-7-80250-725-8

I. ①虎…

II. ①勒… ②王…

III. ①侦探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2675 号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24716 (发行部) 64963101 (邮 购)

61924880 (总编室) 64963107 (一编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2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0 印张

字 数 260 千字

定 价 24.00 元 ISBN 978-7-80250-725-8/I·73

译者前言

如同福尔摩斯的名气比柯南道尔更响一样，亚森·罗平的名气也比莫里斯·勒布朗大得多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勒布朗十分低调，即使在其塑造的主人公亚森·罗平风靡世界之后。不过，他对世界侦探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对于小说家来说，福尔摩斯的形象过于单纯、清澈，不便挖掘和仿效；而亚森·罗平的形象则丰富得多，更值得玩味。

亚森·罗平是个探案高手，抓住了很多坏蛋，就像福尔摩斯一样，但他的魅力并不局限于此。他不但探案，而且作案，喜欢劫富济贫，偶尔会亲自出手偷点儿东西，作案手段匪夷所思，让警方一筹莫展；他生性幽默，作案之后喜欢跟警方开玩笑，甚至会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义举，让受害者哭笑不得；他英俊潇洒，经常变换身份出入于上流社会，绅士风度十足，颇受女性欢迎；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，关心民生，有时候会插手国家大事，甚至影响政治走向；他足智多谋，知识渊博，精于易容术，懂政治，通经济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连考古也要搞一搞……

作为公认的“法国国贼”、“侠盗界鼻祖”，亚森·罗平无疑是极富魅力的。按照作者勒布朗的说法，亚森·罗平是一个“诱惑者，无政府主义者，艺术爱好者，爱国者”。也有人说，亚森·罗平是“最后的浪漫英雄”。

莫里斯·勒布朗曾获得法国政府小说写作勋章。他留下了七十

余部侦探小说，代表作有《碧眼姑娘》、《空心岩柱》、《虎牙》、《神秘住宅》、《金三角》、《三十口棺材岛》、《水晶瓶塞》，等等。与大部分畅销书作家不同，勒布朗的创作是从纯文学开始的，领路人则是法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福楼拜和莫泊桑。福楼拜是勒布朗的舅父，通过这个大师级的舅父，勒布朗结识了许多著名作家，如龚古尔、左拉、莫泊桑。勒布朗的早期创作，被评论家认为“有莫泊桑的风格”，或者“继承了福楼拜的家风”。

勒布朗的侦探小说创作源于一个偶然的机。1903年，有朋友要求勒布朗给通俗杂志《我什么都知道》写几篇侦探小说，但钟情纯文学的勒布朗并不愿接受这样的约稿。最后，迫于无奈，勒布朗勉强动笔，写了一篇作品，名字叫做《亚森·罗平被捕》。之所以一开始就写主人公的被捕，是因为勒布朗懒得让这个故事发展下去。没想到，小说一发表，立即引起轰动。于是勒布朗写了下去，使亚森·罗平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正因为亚森·罗平是个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人物，他才会受到法国人的狂热追捧。而亚森·罗平战胜福尔摩斯的故事，更是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自尊心。“越是民族的，就越是世界的”，时至今日，亚森·罗平历险小说在全世界流行，仅袖珍本就卖了近千万册，其中《空心岩柱》销售过亿。

我们这套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，选取了三十多部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，而且尽量保证各本书之间的差异性，以便向读者做尽量全面的展现。在翻译上，立足于法文原文，同时参照了英译本，力求给中国读者一个最准确、最全面、最通俗的版本。

参与翻译工作或资料搜集者还有：富强、梁援朝、史晓萌、李燕、刘常洲、郑南、周洋、杨以新、赵雪茸、赵红波、牛云花、朱永欢、郭利萍、张婷婷、李亚茹等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上篇

1. 神秘的人 /003
2. 牢狱之灾 /022
3. 遗失的绿松石 /050
4. 可怕的铁板 /070
5. 拄乌木手杖的男人 /084
6. 死人的来信 /099
7. 吊着干尸的仓库 /114
8. 愤怒的佩内塔 /126
9. 事实与真相 /139
10. 困境 /1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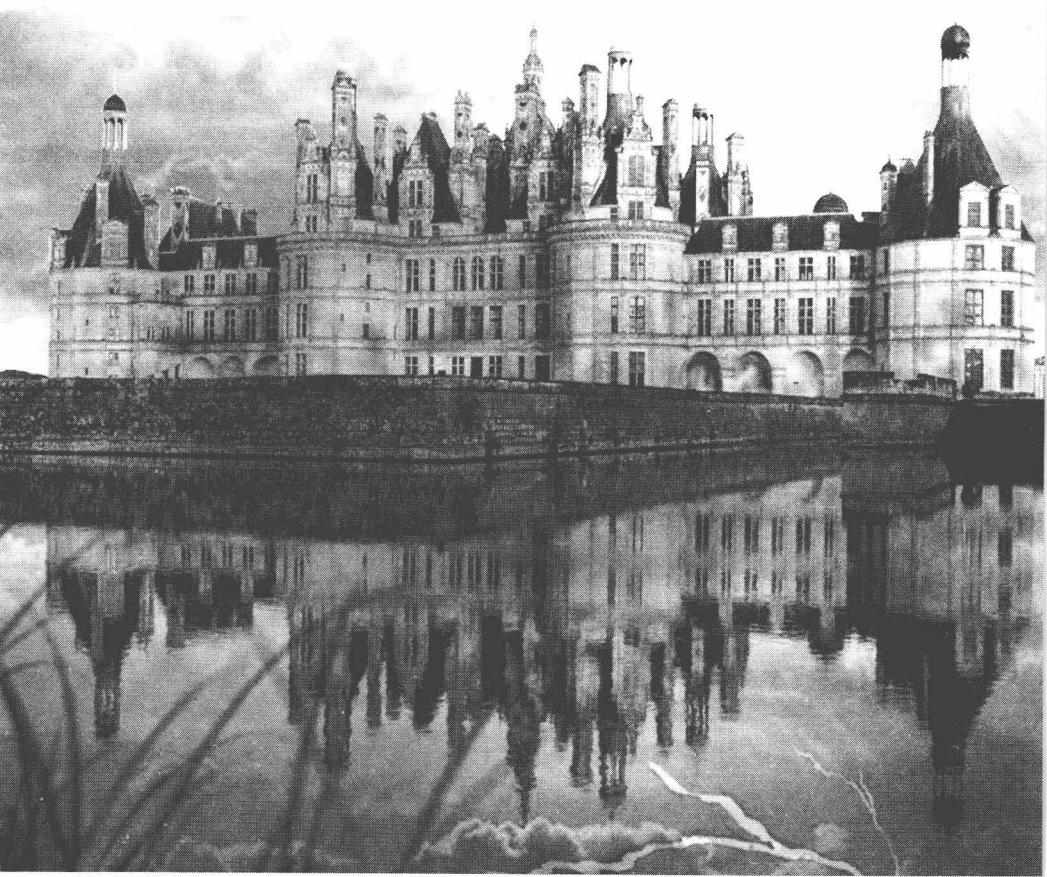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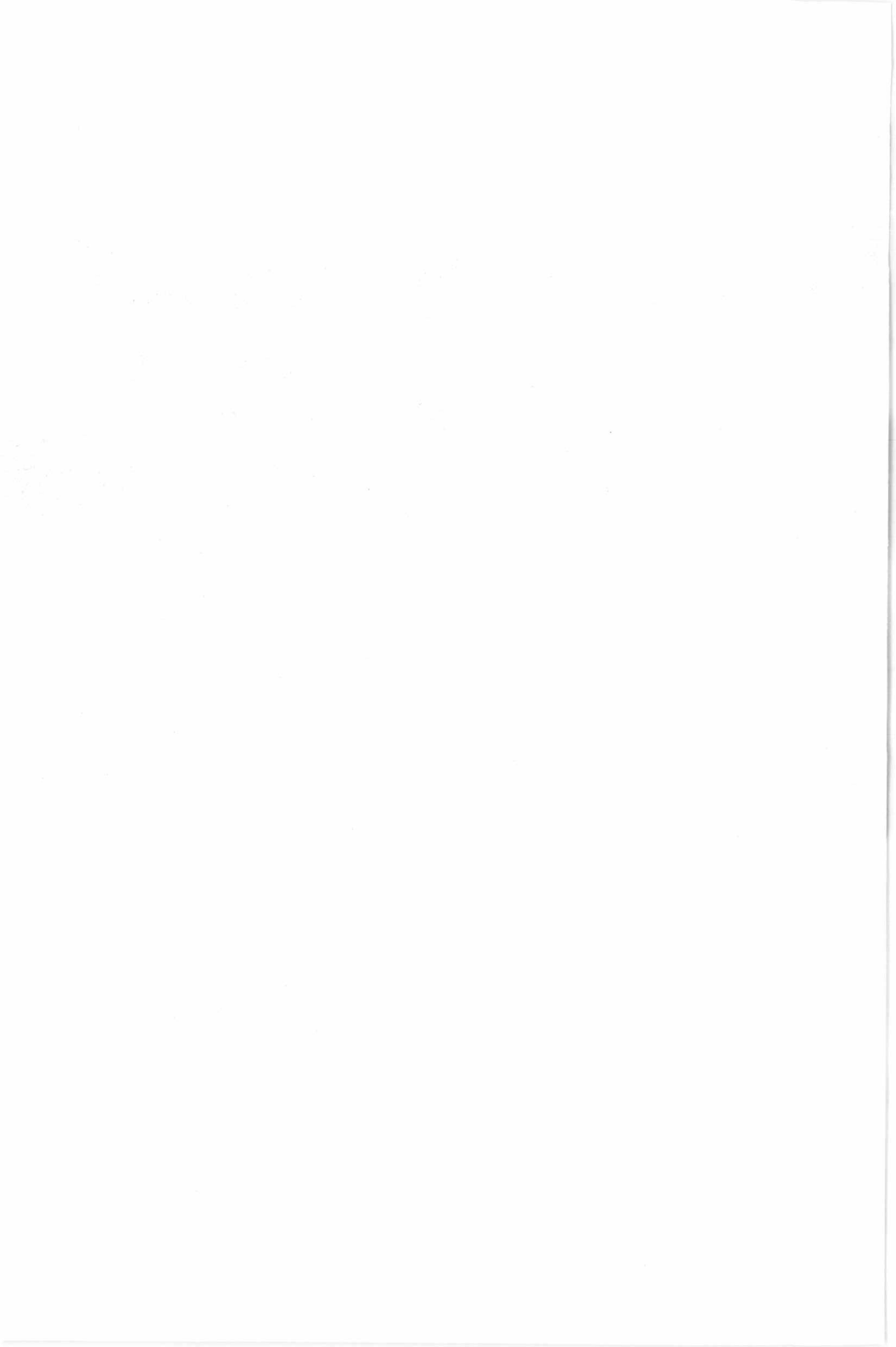


下篇

11. 石棺 /167
12. 佩内塔的预警 /179
13. 伏威尔的供认 /193
14. 隐藏的继承人 /209
15. 维贝的报复 /225
16. 有关自由的交易 /239
17. 亚森·罗平的帝国 /251
18. 凶手的陷阱 /264
19. 姑娘的心意 /280
20. 伟大的冒险家 /297



上篇 Arsène Lupin



1. 神秘的人

德斯玛里欧是巴黎的一个警察总监。那天，已经下午四点半了，他还没有回办公室。他的私人秘书来到办公室，把一摞材料放在写字台上，那是已经批注过的报告和信件。秘书按了一下铃，一个接待员推门进入。

“下午五点总监要见人，你按照名单将他们分别引到单独的接待室里，不能让他们相互沟通。之后给我他们的名片。”秘书吩咐道。

接待员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秘书刚准备离开，一个人“砰”地推开大门，冲到屋里，摇晃着倒在椅子上。

秘书一惊，问道：“维洛？你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？”

这是一个身材强壮的便衣警察。以往他总是面色红润，但现在显然是被吓着了，脸色苍白得很。

“没事儿，不要紧的……”他气喘吁吁地应道。

“可是你脸色很难看啊，还满头大汗的……”

“总监的任务很棘手，把我累坏了，”维洛抬手把汗擦掉，坐正了身子，“现在我发现事情有点儿奇怪……”

“别着急，来点儿喝的吗？”秘书说着准备去拿杯子。

“不，不用，”维洛赶忙摆手，不安地向四周张望，“我需要……需要马上见总监！”

“总监现在不在，不过他五点多有个重要的会议，应该会回来

的。”秘书疑惑地看着他，“你先别激动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”

“事情非常紧急！”维洛“突”地站起身，声音微微颤抖，“今晚肯定会发生两起谋杀案，这涉及到一个月之前的那件案子……那案子没结呢。我们必须采取措施，否则一定会有人被杀掉的！”

“你先坐下，慢慢说，”秘书安抚道，“既然你已经了解了这件事，总监会交给你去办的。”

“是啊，可我总是很不安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总监……我做了点儿准备……”

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黄色的资料袋，递给秘书说道：“这个是我写的报告，所有情况都写在里面了。还有，盒子里的东西也许会有点儿帮助。”说完，又将盒子放在面前的小桌上。

“别紧张，总监快回来了，你可以自己交给他的，”秘书看了看手里的东西，劝道，“维洛，你应该喝点儿咖啡提提神。”

维洛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总觉得已经被监视了……总觉得有人要害我……这些情况只有总监知道了我才放心。”说完便起身出去了。

秘书把资料袋小心地放在厚厚的卷宗下面，从侧门离开了总监办公室。

他刚走，维洛就又推门进来了，嘴里咕哝着：“我还是跟你也说说吧，这样更好……”

但是办公室没人。他刚想转身去秘书的办公室，忽然感觉一阵眩晕，连忙坐到椅子上。维洛牙齿打着颤，脸色越发苍白。过了几分钟，他仍没有什么力气，低语道：“我中毒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儿……不行，我要……”

他抬手从写字台上拿过一支笔和一张纸，飞快划了几个字，忽然又停住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算了，不用这么费劲……有信在，总监会明白的……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……啊，不行……”

他猛地站起身，靠意志支撑着身体，一步一步僵硬地挪向秘书

的办公室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快……今晚……必须……否则不行了，先生……”

没走几步，维洛就开始摇晃，只能坐下来。他想去按铃，就四下里看着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感到眼前黑蒙蒙的。维洛很害怕，喉咙里像塞满棉花，喊不出声来。于是他跪在地上，双手胡乱地在空中摸索，终于爬到了墙边。

此时他已经半迷糊了，贴着墙壁慢慢向右摸去，却忘记了秘书的办公室其实在左边。终于摸到屏风后面的一扇门，他用力地按下把手儿，把门推开。

这是总监办公室的洗手间，维洛却以为在秘书的办公室里。他扑倒在地，抬起头用尽全力地喊着：“来人啊……救救我……”又哼哼着，“谋杀！今天……晚上……可怕的齿痕……看到……救救我……救命！”

喊完这几声，他安静了几秒钟，又像梦魇似的反复地说：“合上了……牙齿，白森森的……合上了！”

声音越来越微弱，他嘴唇苍白，不断地开合着，像在呻吟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渐渐地，嘴唇也不动了，他耷拉着头，叹了口气，猛地颤抖了几下就不动了。

接下来，他开始了轻微的喘息，缓慢地，像是临死前的呼吸。有时他会突然颤一下，想努力地喘几口大气，再看清楚些东西，却始终是白费力气……

四点五十分，警察总监回来了。德斯玛里欧大约50岁，精神得很，而且身体强壮。他已经做了好几年警察总监，这可是个让人尊敬的活儿。他身穿灰色西装，绑着白色的腿套，领带松松地飘荡在胸前，一点儿也没有警官的派头。他是个坦率、善良和朴实的人，而且作风正派。

总监把秘书叫进来，问道：“人都来齐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在不同的会客室里等您。”

“嗯，其实他们互相见了面也没关系，只是这样更好一些。对了，美国大使没来吧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嗯，把他们名片给我看看。”

秘书递过去，总监读道：“阿齐伯德·布里特，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级秘书；勒裴迪尔，公证人；胡安·卡塞雷斯，秘鲁驻法国公使馆专员；德·奥斯特利尼雅克伯爵，退役少校……”

最后一张名片，地址和工作单位、官衔都没有，只印着名字——唐路易·佩内塔。

“唐路易·佩内塔？我对他有兴趣，”总监说道，“看过外籍军团的报告吗？我很想见他。”

“看过，我也想了解一下呢，先生。”

“一个勇士啊！简直就是个疯子勇士！你觉得呢？他还有个绰号，叫‘亚森·罗平’，是他的战友起的……看看，他们对他真是佩服极了……亚森·罗平死了很久了吧？”

“是在战争前两年死去的。他和克塞巴赫夫人一起，在离卢森堡边界不远的小木屋里被烧成了灰烬。据说他先掐死那个女人，又点着房子，然后自己也上吊了。后来的调查证实那个女人是有罪的。”

“那种人就该得到那样的下场。不过我也不想同他有联系。”总监顿了一下，“看我们都说远了。你准备好穆宁敦遗产案的材料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都在您的写字台上。”

“哦，是的。维洛在这儿吗？”

“他刚来过，脸色不好，我叫他去诊所看看。”

“病了？严重吗？”

秘书详细地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。

听完秘书的话，总监担心地问：“他给我留了封信？”

“是，我压在卷宗下面。”

“这可有些奇怪……连维洛都这么害怕，肯定是严重的事。维洛可是一流的便衣，向来沉稳……我先看看材料，你去叫他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秘书就慌慌张张地跑回来：“没找到他……接待员说看见他刚出去就回来了，之后就没再出去。这也太奇怪了。”

“是不是去你办公室了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那是怎么回事儿……”

“我看维洛既然不在我们的办公室里，那应该出去了。也许接待员没注意到。”

“嗯，他可能要去呼吸点新鲜空气，过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不着急，开始的时候不用他在。”

“已经五点过十分了，”德斯玛里欧看了看表，“让接待员领那些人进来吧。等等……”

他想了想，从卷宗下面拿出维洛的信。信封的一角印着“新桥咖啡店”几个字。

“先生，或者您先看看信？维洛反复叮嘱要把信交给您，我想事情一定很紧急。”秘书提醒道。

德斯玛里欧把信拿出来打开，惊叫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！你看看，只有一张折了四折的白纸，一个字都没有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？他说案子的情况都写在里面了啊！”

“你看看，真的一个字也没有……我如果不了解他，肯定觉得他在开玩笑……”

“也许是他疏忽了，肯定是的。”

“也许……可是这关系到两条人命，维洛不会的。他的确说过今晚有两起谋杀吧？”

“是啊，他说今晚会很恐怖的。”

总监沉思着，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，忽然看到小桌上的盒子，拿起来问道：“这是给我的吗？嗯……‘一定交给总监……出事时打

开’。”

“啊，我都忘了。这也是维洛留下来的，说它是信的补充，要和信一并交给您。”

“还需要补充？”总监笑了笑，动手打开了盒子外面的包装纸，“让我们来看看吧。”

包装纸里面是一个又脏又旧的盒子，药房里用的那种。

总监打开盒子。盒子里面铺着脏兮兮的棉花，半块巧克力夹在中间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总监拿起这有点儿发软的巧克力，仔细地看，才明白了这块巧克力的特别之处和如此保存它的原因。这块巧克力被咬过，留下了清晰的牙印。咬痕的宽度和形状都不相同，上齿有四个，下齿有五个，大约两三毫米深，互相间没有重叠。

总监在屋里踱着步，想了一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些齿痕……这张折成四折的白纸，究竟什么意思呢？真是个谜……我一定要弄明白。”

可是他又觉得没必要现在就浪费太多时间，维洛反正也在警察局，或者总要回来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对秘书说道：“别让客人久等了，让接待员请他们进来吧。看到维洛就马上告诉我，我要立刻见他。其他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。”

几分钟后，进来四个人。第一个是勒裴迪尔，一个留着大胡子、戴着眼镜的公证人。他有着一张大红脸，身体肥胖。后面两个是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阿齐伯德·布里特和秘鲁公使馆专员卡塞雷斯。总监对这三位都很熟悉，寒暄了几句，就走到退役少校德·奥斯特利尼雅克伯爵面前，欢迎他的到来。伯爵是因为在许伊阿战役中负伤而不得不提前退役的。德斯玛里欧称赞了他在摩洛哥的行为。

又进来一个人。总监微笑着，上前跟来人握手：“是唐路易·佩内塔吧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佩内塔敬了个礼，回答道。他有点瘦，中等身

材，看上去只有40岁的样子，无论是面容、眼神还是神态都很显年轻，但是眼角额头上的皱纹却说明他已经40多岁了。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军功章和荣誉团的勋章。

“你还活着！佩内塔！”伯爵惊喜地叫道。

“是的，少校。真高兴见到您！”

“我从摩洛哥离开时都没有你的消息，大家以为你死了呢！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”

“我当时被抓了。”

“那跟死了没什么区别，那群人啊……”

“还是不一样的，先生。随时都有逃走的机会……事实证明……”

总监对他生出一丝好感，细细地看着他的脸。他两眼透出了坚定和坦诚，面带微笑。他的皮肤由于晒多了太阳，呈现出古铜色。

总监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客人们便围坐在他的写字台周围。总监也坐下，说道：“各位，你们或许会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我请大家来，也可能对我们谈话的方式感觉不习惯。但是请相信我，事情很简单的。我会尽量说得简单。”

他翻开桌上的卷宗，看着批注，继续说：“1870年战争之前的几年，有三个姐妹——她们是孤儿，同表弟一起住在圣埃蒂安。大姐叫埃尔茉莉纳，22岁；二姐叫伊丽莎白，20岁；小妹叫阿尔芒德·洛素，18岁；表弟叫威科多，比她们小一些。大姐嫁给了一个姓穆宁敦的英国人，生了儿子，并跟他去了伦敦。儿子名叫克思默。大姐是姐妹中最先离开圣埃蒂安的。到了伦敦后，他们一家生活困窘，她给妹妹们写了几次求助信，但都没有回音，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。1875年前后，他们去了美国。又过了五年，穆宁敦夫妇成为富翁。过了三年，穆宁敦先生去世，埃尔茉莉纳就接手管理她丈夫留下的资产。她真是会赚钱的人，她死后，给儿子留下四个亿的财产。”

听到这个数字，佩内塔和伯爵互相看了一眼。总监看见了，问

道：“克思默·穆宁敦，你们都认识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一起参加了摩洛哥的战役。”伯爵回答道。

“听说克思默·穆宁敦学过医，而且医术不错。早先他周游世界的时候，有时还帮别人免费看病。他在埃及、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都住过。1914年底回到美国，支持协约国。停战后他就住在了巴黎。大约一个月前，他死了，在一场极其意外的事故中。”

“是打针失误那件事么？”阿齐伯德·布里特，大使秘书说道，“这事还上了报，通知了使馆呢。”

“克思默得了流感，病了一个冬天。医生说他可以自己注射甘油磷酸盐。结果有一次他忘了消毒，伤口感染得很快，几个小时后就死了。”

总监听了，看向公证人：“勒裴迪尔先生，我刚才讲到的情况都属实吧？”

“完全属实，先生。”

总监继续说道：“他死后的第二天上午，勒裴迪尔先生在这里给我看了克思默的遗嘱。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份文件，就明白勒裴迪尔先生来这里的原因了。”

“如果总监先生不反对，我来补充一点。”勒裴迪尔先生看了看正在找文件的总监，得到其示意后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只见过克思默一次，就是他交给我遗嘱那次。那时他刚生病。他说正在寻找亲戚，等病好后更要好好找。没想到他就在事故中丧生了。”

总监找到一个大信封，信封里装着两张纸。他拿出那张大的，说道：“请大家认真听听，这是遗嘱。‘我叫克思默·穆宁敦，美国国籍，是休伯特·穆宁敦和埃尔茉莉纳·洛素的合法儿子。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捐献给美国，从事慈善事业。所写的说明请勒裴迪尔先生交给美国大使馆。

“‘剩下的两亿元已经列出清单，存在勒裴迪尔的事务所，包括伦敦、巴黎各银行的存款。这份财产将赠与姨妈伊丽莎白·阿尔芒